

我的路

黄蓓佳 著

1982

艾晚

艾晚

胆怯安静的
贴心小棉袄

作家出版社

艾 晓

1982

我的路

黄蓓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晚 1982 · 我的路 / 黄蓓佳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1

(中国孩子)

ISBN 978-7-5063-9072-9

I. ①艾…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177583 号

中国孩子：艾晚 1982 · 我的路

作 者：黄蓓佳

责任编辑：左 眩 孙 竞

装帧设计：孙惟静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30 × 193

字 数：120 千

印 张：7.5

印 数：001-15000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72-9

定 价：2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982



目 录

一	爸爸出差回来	1
二	艾晚把水仙球带到了学校里	16
三	姐姐艾早学骑车的糗事	35
四	寒假中干些什么	52
五	为姐姐保守秘密	63
六	猜灯谜	73
七	艾好和陈清风	82
八	制造天才的过程	91
九	艾晚差点儿煮出一锅水仙汤	97
十	赶作业	109
十一	两个奇怪的人	114
十二	神童艾好	124

十三	艾晚成了盯梢者	132
十四	水仙花在开春死去	142
十五	姐姐终于获了奖	149
十六	高考出了意外	155
十七	第一份录取通知书到青阳	169
十八	送艾好上大学	175
十九	只剩下艾早和艾晚的家	182
二十	艾好在大学迷上了一件事	189
二十一	姐姐不想上复读班	202
二十二	艾好失踪了	213
二十三	针尖对麦芒的母亲和女儿	222
二十四	长大是什么滋味	230

1982



Chinese Children

— 爸爸出差回来

1 9  8 2

冬至的这一天，艾晚的爸爸艾忠义从福建出差回来了。

冬至在青阳本地算是个大日子，从冬至这一天开始“数九”。民间有一首“数九歌”，艾晚从艾早的奶娘胡妈口中不止一次听到过：“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冬至这一天，天开始大冷，人都把手插在袖筒里不肯伸出来。到数完九个九，河边的杨柳树就要爆出新芽了，大雁飞来了，漫长的冬季就算过去了，你说这一天重要不重要呢？

还有一句话也是胡妈教给艾晚姐弟们的：干冬湿年。

就是说，冬至这一天如果不下雨，春节保准没有好天气；要是下雨了呢，过年就好过了，就是日头明晃晃的艳阳天了。总之在冬至和春节这两天，雨水只下一次，轮着你就轮不着它。胡妈信誓旦旦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经验，灵着呢，她验证了几十年，次次不落空。

冬至一大早，艾晚和姐姐艾早起床，衣服扣子都来不及扣，先开门看天气。天当然是不好，残雪也还没有融尽，四处灰蒙蒙的，随时随地都有雨雪飘下来的架势。艾晚盼着雨赶快下来，雨下过了，春节就不会再下。跟冬至比起来，春节当然更重要，因为小孩子们要穿新衣新鞋，要上街看龙船花灯，要放炮仗，点烟花，还要串门走亲戚，要是老天不帮忙，弄点儿雨呀雪的，那不是太煞风景了？

上高中的姐姐艾早一边抬头看天，一边虔诚地念叨：“下雨下雨下雨……”

八岁的小学生艾晚挤在她的胳肢窝里，鹦鹉学舌地跟着她重复：“下雨下雨下雨……”

妈妈把冻成鱼干一样的毛巾摁进热水盆里，没好气地呵斥两个女儿：“还下雨？再不出太阳，家里都要上霉了！”

胡妈在她家里磨了芝麻，搓好了一大碗猪油芝麻馅心，送来给艾晚妈妈包汤圆。自从艾晚三岁进幼儿园之后，胡妈就离开艾晚家，打理她自己家的箍桶店去了。可是她奶大了艾早，又一手带大了哥哥艾好和小妹艾晚，跟艾家有感情，隔三岔五地要过来看看三个孩子，送点儿吃的啦，帮忙缝个衣服鞋啦，拆洗个被褥蚊帐啦，好像艾家的老亲戚一样。青阳人家的习俗，冬至这天要吃汤圆。那时候青阳人的生活中还没有超市，没有花样繁多的冷冻食品和真空装食品，想吃点儿稀罕东西就要自己动手做。妈妈要上班，如果胡妈不送馅心来，她是没有时间精工细做的，她会马马虎虎地拿冷水和了糯米粉，搓成一个个实心汤圆，煮熟了让三个孩子蘸上白糖吃。

蘸白糖的实心汤圆和香得让人打喷嚏的芝麻馅汤圆，那真是不好比。

艾晚放学回家时，妈妈刚好也下班回来了。她说是因为过节，局里提前下班。她从一个白瓷坛子里倒出事先舂好的糯米粉，招呼艾早和艾晚洗手，帮她包汤圆。艾好照例不参加，他是男孩子，男孩子不做家务事。

妈妈揉米粉，捏出差差不多大小的实心团，一个一个排列在桌上，再由姐妹俩把实心团在手心里转哪转的，转出

一个小碗形状的坯子，然后拈一个馅团放到坯心里，再窝在手里转哪转，把小碗转成小圆球。

艾早手巧，她手里转出来的汤圆，一个个粉白滚圆，表皮亮晶晶的，水滑水滑的。艾晚的手笨，芝麻馅总是被她捏破，掺和到米粉中，白汤圆成了花汤圆。而且艾晚的汤圆总有一处地方闭不拢嘴，这样的汤圆往锅里一下就会破，需要艾早接过去重新加工。

艾早很不耐烦艾晚：“走开走开，我一个人能够做出来两个人的份。”

艾晚不肯走。妈妈也不同意艾晚走。她说艾早是姐姐，妹妹不会就应该教妹妹，不应该厌烦她。妈妈还说：“女孩子要是不学会做家务，将来嫁人都嫁不掉。”

艾早就对艾晚做鬼脸，嘴巴一撇一撇的，弄出很鄙夷的样子，好像艾晚真的是一个嫁不出去的笨女孩。

爸爸艾忠义就是在这时候进了家门。他穿着一件有四个口袋的藏青色的中山装，衣服的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了亮，胸前的扣子掉了一颗，下摆处还钩破了一个洞，洞边飘拂着丝丝缕缕的线头，四方脸上胡子拉碴，头发油腻腻的，嘴唇干得脱皮，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劣质烟草和乱七八糟食品混合的气味。他左手里拎着一个旧得不成样子的、

拉链只能够拿别针锁住的帆布旅行袋，右肩上背着比较新的一个深灰色人造革的公文包。不用打开看艾晚就知道，旧旅行袋里放着他的换洗衣服和日用品以及从出差地点买回来的土特产品，新公文包里则装着他的工作证、出差介绍信、差旅费发票、购货合同、发货单、车皮调拨单等等与公事挂钩的物件。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艾晚的爸爸是个采购员，为青阳供销社工作，终年到头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在外面出差，南来北往地看货接货，大到木材化肥，小到针头线脑。1981年的冬天，“改革开放”才走了小小的一步，物资紧张，大部分的日常用品凭计划分配，想要在数量上和品种上稍微地丰富一点，得凭采购人员灵活的脑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艾晚的爸爸，他就是青阳供销部门最有本事、在全国各地最能够兜转得开的功臣人物。

每回出差回来，爸爸总忘不了从他的旧旅行袋里翻出来一两样稀罕东西，让三个孩子小小地高兴一下。这也是爸爸弥补自己常年在家庭中缺席的方式吧。艾晚能记得起来的，他带回来过东北的大松子，四川的灯影牛肉干，广东的香蕉，还有内蒙古的奶干。可惜的事情是，每回他亮出礼物的过程，总是以艾晚的欢呼声开始，又以妈妈的抱

怨声结束。你比如说吧，松子很香，但是太硬了，活生生崩掉过艾晚的两颗乳牙。妈妈说幸好是乳牙，掉了还能长，要是现在长出来的牙齿崩掉了，那可怎么办？补都没法补。灯影牛肉干倒是有营养，可那东西哪是人吃的？一粒就足以麻翻舌头。香蕉带回家时还是青的，梆硬梆硬的，爸爸说捂在米桶里能熟，然而妈妈捂了半个冬天，香蕉皮都捂成了黑色，拿起来仍然能够当铁棍使。奶干呢，看上去雪白诱人，拿起来一闻，哎呀，那股子羊膻味，简直让人吐。

有一回爸爸带回来的是北京的大盘柿，也跟那回的香蕉一样，梆硬梆硬，青绿青绿。妈妈怪他又做了冤大头，没长熟的柿子怎么能吃？青阳本地也产柿子，得等它们红到透亮，软成棉花，才能进口呢。爸爸坚持说他看见北京人拿小刀削了青柿子皮吃，咬苹果一样咬得嘎巴脆。他不顾妈妈阻拦，试着削一块放进嘴巴里尝，一尝就眯着眼睛叫起来：“甜！好吃！”

他把削下来的第二块塞到艾晚嘴巴里，艾晚吃了，果然甜，还脆，还鲜美。原来柿子也有削了皮嚼的品种。

又有一年冬天爸爸从沈阳回家，临上火车买了一包冻梨塞进旅行袋，结果可想而知，半路上梨子化了冻，烂成

一包果酱似的污糟，把袋子里的衣服和洗漱用具悉数泡进去，回家让妈妈好一通抱怨，因为她要为爸爸的这个错误花上整整半天时间做清理工作。

不管怎么说，每次爸爸回家，哥哥和姐姐是怎么想的艾晚不知道，反正对艾晚来说，这一天就是她的节日。青香蕉也好，青柿子也好，如果不是走南闯北的爸爸，青阳这样的小城市里起码要延后十年才能够看得到。

所以，爸爸刚刚在门口一露面，艾晚就开心地发出一声叫，不顾手上的糯米粉和芝麻油，鸟儿一样地扑上去，抢着帮爸爸拿旅行袋，拿公文包。

爸爸夸张地大惊小怪着：“哎哟，哎哟，我家艾晚真乖哟，真是个勤快的小姑娘哟！”

他一边说，一边拿眼睛去看妈妈，期待她的一个笑脸或者问候。

妈妈却皱起眉头，捻挲着一双沾满糯米粉的手：“怎么脏成这样啊？快把衣服脱了，洗脸洗手！艾好呢？给你爸爸打盆热水去。”

坐在炉子旁边的艾好听见叫自己的名字，茫然地抬头，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放下手里的一本关于哲学小原理的书，笨拙地起身，去拿墙角三脚架子上的搪瓷洗脸

盆。走过炉子旁边时，他眼睛直直地往前看，差点儿被脚底下的火钳绊一跤。

艾早嘴快手快地说：“算了算了，别喊他了，我来吧。”

她飞快地在抹布上擦了一下手，一阵风般地旋过去，拿洗脸盆打了热水，又拿了毛巾和肥皂，端到爸爸面前，搁在一张小几上。

爸爸呼哧呼哧洗脸，顺便还洗了头发和耳朵，用了很多肥皂，让艾早帮他换过两次水。完了之后他擦干，凑到妈妈面前：“不脏了吧？你闻闻！”

妈妈要笑不笑地白了他一眼：“去！”

桌上的汤圆此时已经退居到不重要的位置了，艾晚跟前跟后地绕在爸爸脚边，眼巴巴地盯着扣住旅行袋的那枚大别针，期待它锁住的是个百宝箱，里面能变出让她怦然心动的好东西。

爸爸故意引逗小姑娘，搓着手，迷惑不解似的：“艾晚你转悠什么呢？想看爸爸包里的臭袜子？”

艾晚不好意思了，脸红起来，走到妈妈身边，装着去数桌子上包好的汤圆。

妈妈替艾晚解围：“别馋着小孩子了，有什么东西拿

出来分分吧。”

爸爸这才拍着手招呼大家：“都来看！都来看！”

闻声而去的只有艾晚。艾早在忙着帮妈妈收拾桌子：往包好的汤圆上面撒薄薄一层干米粉，确保它们不粘连；把用过的锅盆拿到厨房里洗；把炉火捅旺，坐上一锅水，准备在水开之后下汤圆。艾早做家务活儿真是一把好手，眼到手到，眨眼工夫场光地净。

艾好不做事，可是他对爸爸的召唤一点儿不积极，脚步慢吞吞的，目光东张西望的，神情漫不经心的。话说回来，他平常就是这么一副懵懵懂懂睡不醒觉的迷糊样。只有艾家的人知道，这是艾好的假象，如果你真以为艾好的脑子跟他的外表一样迟钝，那就大错特错了。艾好十三岁，已经连跳几个年级，跟十七岁的艾早同进同出，就读青阳县高级中学。艾早读高三，艾好读高一。艾早的成绩忽上忽下，好的时候年级前十，差的时候排到了一百名之后。艾好却从来都在班级里雄踞第一，没有一个同学有本领奋起直追把他拉下。

艾早和艾好不捧场，爸爸一点儿不失望，礼物这东西本来就是骗小孩子的，有艾晚这条小狗围着他转就可以了。他拍了拍艾晚的头，语气夸张地提醒她：“艾晚你看

好哇！”说着他摆出一副神秘得不得了架势，龇牙咧嘴地解那枚别针，把缺了齿的坏拉链一点点地撕开，把棉袄袖子一直撸到肘弯之上，胳膊一个猛子扎到旅行袋的深处，拨开散发着油腻和灰尘气味的待洗的衣物，以及零零碎碎的牙膏牙刷、简易剃须刀、擦手的蛤蚧油，硬得像鱼干的毛巾，在袋子深处掏呀，掏呀……

爸爸的动作太搞笑，站在炉子边等着水开了煮汤圆的妈妈也被吸引过来了，弯下腰，伸着脖颈儿，等着看爸爸掏出来的东西。

艾晚心跳着催他：“爸爸你快点儿啊！”

他快乐地吆喝道：“来了来了！”手一伸，两只手心里捧着三个圆不溜丢的洋葱头一样的怪东西。

艾晚能确认它们不是洋葱头。洋葱头有一股刺人眼睛的辛辣气味，它们没有。洋葱头有一层薄薄的粉红色的外衣，它们也没有。它们怪模怪样的形状和脏兮兮的面容，让艾晚的心里很费琢磨：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

妈妈率先表示了她的不满：“老艾你搞什么？你弄这三个泥球儿回来，脏不脏啊？”

“什么泥球儿？”爸爸很委屈的样子，“你再看清楚，这是漳州水仙球！福建名产呢，没见过吧？青阳城根本见

不着。”

他表功似的，托着三个拳头大小的怪东西，在妈妈和艾早艾好的面前轮流走一遍，展示。

“朋友送的，人家也是好不容易才弄到。仔细看看，每个鳞茎都不少于四个头。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将来我手里的每颗水仙球都能抽出四根以上的花茎，每根花茎开出的花不少于……”

艾早忽然一声大叫：“妈妈水开了！”

锅里的水已经沸腾起来，妈妈掀开锅盖，把面板的汤圆一个一个小心地推下锅，又拿锅勺挨个儿碰一碰，把它们推散。

“水仙是南方的东西，”妈妈边煮汤圆边说，“你把它们弄回来，能养活吗？”

热气熏着妈妈的脸，她的头发上凝起了一颗一颗小水珠儿，灯光之下亮晶晶的，珍珠串成的头饰一样的。

妈妈在县教育局当会计，做的是事务性的工作，习惯了凡事讲求可操作性。

“怎么不行啊？”爸爸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兴奋之中，眉飞色舞，“我朋友说，水仙这玩意儿，有水就能活。水仙水仙嘛，水里的仙女呀。了不得！艾早艾好艾

晚，都来拿，一人一个，看谁养得最好。”

艾早对爸爸的点名无动于衷，不错眼珠儿地盯着锅里上下沉浮的白白胖胖的汤圆，声明：“爸，你那都是小孩子玩的东西，人家还有一大堆作业要做，烦都要烦死了。”

妈妈马上帮腔：“就是，艾早明年考大学，你别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打她的岔。”

爸爸碰个钉子，把头转向艾好：“艾好，儿子，你拿一个！长出绿叶子来，每天看看，别的不说，对眼睛也好。你这双眼睛整天看书……”

艾好舔了舔湿漉漉的嘴唇，犹豫了好一会儿，向妈妈求援：“我不会养花……”

“不会就算了。”妈妈替艾好回答，又责备爸爸，“老艾你真是，艾好一个男孩子，养什么水仙呢？瞎搞哟。”

儿女都不领情，这让爸爸很尴尬，他有点儿落寞地站着，手里托着三个水仙球，眼睛东看西看，不知道如何下场。

一直站在旁边没有出声的艾晚，这时候才放胆伸出手，向爸爸要求：“都给我，行吗？我来养。”

爸爸转头看艾晚，一下子欢天喜地起来：“哎哟，我们艾晚，真是的，喜欢水仙花，长大了就是花仙子哎。”